

己，又加以严责其子，恨之；遂浸疏，然犹未肆其倾轧之技也。人有以穆之词气语欧者，辄斥之。及服阕，回江南，见穆子所为加劣，复言于穆，迫使严束之，毋为大吏闻，穆于是大恨。同官或有言其子恶者，穆皆以为欧之播扬，然其时欧固未有职司，无所用其排挤也。会有谣传通州张殿撰饗将条陈穆父子恶迹，属言官纠之，穆大惧，遂乞退，忠诚许之。思厘政为欧旧任，仍委欧。穆又以为欧之阴谋，交替日，新旧令尹至不相见，欧亦未之觉也。未几，刚毅来江南搜括财赋，欲增厘税，欧为民请命，拂刚意。穆遂密言：“岁可增缗钱三十万，欧阳霖欲见好于民而不顾国计，非忠也。”刚于是罢欧而任穆，而宿憾复矣。及刚去，复以民困苦状白忠诚，以为刚逼之使然，其实万无可增之理。忠诚本恶刚，颇然穆言，而不知穆之密言于刚也。穆之再管厘政也，大肆贪婪。二子尤纵恣，奔走其门者，皆借风月为关说地。谭嗣同时以知府候补，挟贵人书，求大胜关厘税，穆严词拒之。有唐光照者，以五千金贿穆子得之，谭一怒入都，致蹈康、梁之祸，惨矣！穆且言于忠诚曰：“唐某以徐中堂书来，不敢不奉教。”徐中堂徐鄙也，穆在京师曾执贽门下，人皆知之，托言于徐，使人不疑也，其狡如此。有禄德者，亦荆州驻防旗人，进士也，家甚寒，以穆故，由部曹改知县，来江南。穆委之芒稻河、立法桥两税关，皆江北最优之地。更番六年，同僚莫不羨之，禄叹曰：“我仅清宿逋耳。若计六年所获，当可赢十余金，皆为邨生、蜀生掷之花间矣，于取于携，犹之外府。我与穆本为亲故，又受其培植，何敢与较？伤哉！我浪得虚名耳。”禄未至仪征令之前，在江宁为人言者。邨生文达，蜀生文锦，即穆之二子，皖人陈静潭孝廉常以孽畜呼之者也。朱宝森、张景祐，皆昵于孽畜，凡孽畜冶游之地，如镇江，如扬州，如金陵，所费皆二人任之，任情挥霍，一掷千金以为常，此欧阳霖所以自恨无知人之明也。淮安税关者，特简内务府司员为监督，已二百余年矣。新政行，为外人所诟病，廷议改归江督委员监收，比武昌、芜湖例，部议以淮扬道、淮安府按年轮直。穆夤缘总督，请加派监司一员专司之，盖言道府皆有专责，恐不能兼顾，反滋流弊。奉俞允，即以穆当其任。于是者四年，皆相传获三十万金也，乃起巨第于金陵，购物产、土田于沿江繁盛之区，其他银行、盐运皆有巨资，为江南监司中首富矣。权徐州兵备年余，丰砀之鸦片，亦存储数千斤，革命军起，金陵光复，穆所存鸦片掷道旁无数也。岁丁酉，文锦以捉刀捷京兆。纳知府，发浙江，不二年为言官劾罢，永不叙用。至宣统二年，文锦又复职请觐矣，朝廷黜陟无权，亲贵苞苴有价，可叹哉。穆初司厘政时，有韩某者，庸妄人也，管饷捐事，上书言岁比不登，税不足额，蒙允移善地感甚，兹上盈余千金愿充公用云云。穆批答嘉许之。未几，又上言千金想蒙察收，久不见调，不知何故云云，皆印文，非私函也。第二次书至时，正欧阳霖再任受事之日，霖一见大诧之，观前书更怒，曰：“安有苞苴横行，居然形诸公牍者。安有正税不足而有盈余者。”遂揭参革职。穆又谓霖揭其短，更恨之。及霖罢，



遂与霖绝。辛亥八月，革命军起，穆长兄札拉哈哩在鄂全家被劫，仅以身免。穆家江宁，亦率妻孥遁上海，城破之日，家尽毁，第宅为墟。或云父子皆遁日本，不知所终。

陈景华

陈景华为清酷吏，岑春煊督粤时，严章劾之，褫其职。乃逃往海外，入同盟会，谋革命事业。辛亥光复后，党人用事于粤，景华为广东警察厅长，武健严酷如故，摧残舆论，尤不遗余力。封禁报馆以十数，杀某报主笔陈听香，粤人惮之如虎。癸丑，二次革命，景华亦阴主其事，事败之后，党人纷纷逃窜，而陈为警察厅长如故。阴历中秋之夕，粤督龙济光奉中央密电，给陈至督署，繫而戮之，粤人以为大快。

沈子敦先生传略

先生名家，本浙江吴兴人。髫年毕群经，于《周官》尤多神悟。后阅郎氏《周宣古文奇字》一篇，知多舛误，锐意纠正，成《周官书名考古》一卷。咸丰己未，其父某由御史出守黔中，时苗氛正恶，道路艰阻，黔垣戒严，先生间关省父，屡濒于危。庚子，客游闽峤，居潘方伯蔚署中，得观闽本《四库书纂跋》后一卷。同治甲子，援例以郎中分刑部，肆力于经学、小学及掌故考据，都下得《书》、《易》，精心玩索，故所纂述以是时为最多。光绪癸未，成进士，补官后，充主稿兼秋审处，自此遂专心于法律之学，纂有《读律校勘记》五卷，《秋谳须知》十卷，辑有《刑案汇览》一百卷，《刺字集》二卷。复病近人治律之陋，乃搜讨典籍，考订汉、晋、唐、宋历代律令，期成一家之学。癸巳后，历守天津、保定，公余纂述，曾不少辍。癸卯秋，开馆修订法律，绵历十载，日延接中外法家，研究各国法律，穷其堂奥，先后订成民律、刑律、商律、民刑诉讼律，及其他附属法共数十种。稿本盈屋，每本眉批签注，动累万字，同馆少年皆叹服。创办法律学校，育才逾千人，其有异者，奖成倍切，教习学员有所质疑，为文以答，娓娓千言。少暇，仍事著述，纂有《历代刑法考》若干卷，《历代刑官考》二卷，《奇籀文存》二卷，又二编二卷。平日除从公外，即静坐室中，手一卷，漏深灯灺，了无倦容。庚戌秋，兼任资政院副议长，值法律馆纂订各稿将告成，日与馆员逐条细究；议院事又须兼顾，四阅月终会期，除循例休息，无一日缺席。任刑部侍郎最久。暨丙午修官制，改大理院正卿，旋调任法部侍郎，荐升法部大臣。清廷逊位，先生乞病，逊位诏未副署，先期请假；及改为法部正首领，并未到署，杜门谢客，一意著书。项城以司法总长商请，先生作书婉谢之；项城谓此系南京政府之意，如不列名单内恐失人望，乃于寄去阁员名单内，列先生名，而注明以病坚辞。此第一次内阁事也。第二次组织内阁，项城复请其出任司法，先生乃荐章宗祥自代，参议院未通过。歿年七十四岁，临歿前四日，尚伏案著书，



853

清人逸事

前十日尚写日记。好学不倦，敬爱文士，布衣蔬食，除购书外别无他好。近两年中，杜门谢客，董理旧作，编定《枕碧楼诗稿》六卷，《枕碧楼偶存稿》八卷，《日南随笔》八卷，《日南读书记》十八卷，《说文引经异同考》八卷，《文选注引书目》若干卷，《三国志琐言》四卷，《三国志校勘记》八卷，《古书目》三卷，又刊《枕碧楼丛书》十二种，亲自校勘，皆梓行。



刘夫人射贼箭

宁武参将府东木坊上，有刘夫人射贼箭。坊高三丈余，箭翎脱尽，干遗二尺许垂下，似坊上有贼而仰射者。府即前明总兵署也，彭亦香檀有诗云：“将军（周公遇吉）报国能捐躯，夫人拒敌能弯弧。每发一矢毙一贼，贼多矢尽贼势逼。此独不中中木坊，弩镞宁愁风雨蚀。行人指点旧辕门，翟蒐山河灵爽存。孤簪摇摇危欲坠，如新脱手凌风骞。君不见临淮寺、代州塔，遗箭英姿传爽飒。唐有霁云宋延昭，彼尚须眉此闺阁。全家忠义竟如此，逆贼天诛转盼耳。一镞击死罗公山，此贼那足污此矢。”



杜妇遗诗

明亡后，清兵入燕京。有杜氏妇，夫早死，色美丽，性淑静，不苟言笑。为一兵所见，掳之去，欲污之。妇曰：“待我祭亡夫后，乃从尔。”兵信之，妇携酒饭至武定桥哭奠，赋诗曰：“不忍将身配满奴，亲携酒饭祭亡夫。今朝武定桥头死，留得清风故国都。”遂跃入河中而死。



彭氏诗

邓州彭氏，布政使禹峰（而述）女。适李鸿，鸿字青立，文达公裔孙，学士桓茂之子。鸿亦能诗，而才不及妇，《蝶龕集》刻于京师。如《咏白莲》云：“月亦骄花色，风偏送叶香。”《刺绣》云：“针宜停午倦，窗喜趁新晴。”《送外》云：“山川日以远，雨雪天将寒。”皆佳句也。又《雷家湾》云：“峰峰斜倚俯清濠，一叶孤舟乱后身。洞口白云鸡犬在，此中大有避秦人。”《金银洞》云：“绝壁绳桥万壑深，春风何意此登临。安禅暂借蒲团力，坐听神龙涧底吟。”又“阴崖如幄俯青萝，脉脉寒泉激素波。豆大一舟沙际望，四山香气鸟声和。”《种桃柳》云：“绕畦烟水望迷离，种得桃枝间柳枝。好是年年芳草地，春晴须记听莺时。”《惜香橙》云：“几经剪拂始成林，夏晚移床就绿阴。却怪一朝风雪恶，惜香空负十年心。”此类数十篇，皆可诵也。



彭西园题壁

彭尧谕号西园公子，河南鹿邑人。官通判，崇祯末颇擅诗名。王阮亭（士禛）年十八九时，与兄考功同上公车，于北道逆旅，见壁上画兰石甚





有风致，其旁细字注曰：“西园侍儿乔施同写。”中书舍人吴邵文启美（震亨）题其后云：“令人羡煞西园老，携得西施共小乔。”后十余年，阮亭重过之，画犹宛然，题一诗云：“无复湘中见汜人，西园兰石怆如新。低回十五年前事，只有蛛丝络暗尘。”阮亭题后，已不复忆，后至京师，彭庶子羨门为阮亭诵之。

义娘

泉州府同安之厦门，前朝中左所地也。顺治初，为海寇郑锦所据，壬辰，清师进剿郑寇，大掠子女而还。有骑士挟一妇人于马上，过同安东关，妇见道旁有井，给骑士下马小遗，即跃入井，骑士窥井大怒，连发三矢，中妇肩而去。越十日，有村民薛姓者，由村入城，行至半途，天甫向晓，忽于烟雾中见一妇人，韶年丽容，身衣碧色短襦，腰系淡黄裙，双趾纤细，文履高屐，迎前泣告曰：“妾乃厦门难妇王氏也，夫死于兵，而妾被掠，矢志不辱，投身东关道旁之井。闻君夙有高义，幸出我于井，拔箭斂尸，埋棺井侧，妾当随事默祐，以报君德。”薛应曰：“诺。”妇忽不见。是日薛适有事于县，如意而出，因于东关外求井，妇宛然在焉。偶遇博场，薛欲验妇语，遂入场下采，复获大胜。囊钱还家，与子弟话其事，即以钱买棺，约子弟同至井所，出妇尸，颜貌如生。为之拔箭整衣，履殡而埋之，其地去井丈余，前临大道。又月余，薛梦妇拜谢而言曰：“妾荷君之义，幸获安葬，妾身虽朽，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。阴府悯妾之节，命妾香火于此，君若为妾立尺五之庙，则妾之报君当不止曩昔矣，惟君终始之。”薛觉而惊异。次日，舁运砖土，筑成小庙，并以瓣香酬赛。自后举家安顺，事事获济，远近竞相传传说。不数年，绅士商民各致钱镪，大启神宇，丹碧轮焕，而肖像于中，题其额曰“王义娘庙。”入庙庄诚，有祷辄应；遇衣冠不洁或出秽亵语者，立致谴责。以是土人及往来之客益加敬畏，焚叩骈集，至今不衰。

吴将军父女之风雅

清初，吴将军英，莆田人也。幼为海寇所掠，投诚后，以功累迁至水师提督。御赐作“万人敌”扁额，加号威略将军。顾性喜吟咏，有爱女，名丝，字黄绢，将军亲课之，亦擅风雅。《闺秀正始集》及《闽川闺秀诗话》均载其诗。

王玉映女士书画

王玉映名端淑，山阴王季重次女也。适钱唐贡士丁肇圣，偕隐徐天池之青藤书屋。善书画，长于花草，疏落苍秀，作诗文亦有高致。顺治中，尝欲援曹大家故事，延入禁中教诸妃主，玉映力辞乃止。卒年八十余。著有《吟红集》。见吴德旋《初月楼续闻见录》。